

宋史

第十八冊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第八十八

常秩

鄧綰

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

序

徐鐸

王廣淵

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京帛爲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爲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卽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

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卽拜
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
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待制
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一宮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還潁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
爲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歛然自以爲不及
歐陽脩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
初秩隱居旣不忤仕世以爲必退者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
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
諫爭爲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秩長於春
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
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

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薦立爲祕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爲崇政殿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爲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之乘閒爲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爲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責惇卞惇卞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

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
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
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
言惠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
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
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
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
而措諸天下矯革眾敝卿當聖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
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
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藉綰以威眾綰請先
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
李瑜率三十萬緡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歛積寬餘宜加重

黜富弼在毫不散青苗錢縮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
便否兩行之綰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
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
確唐垌爲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朝故事未有臺襍爲中丞
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
司蓋厥初選用旣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
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人思
竭盡矣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
令河北脩城守之具綰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
言遼妄爲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可見
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
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力爭則大爲中國之恥帝覽疏嘉之安

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
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
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
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
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
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亾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
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
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爲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
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
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爲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
失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踰歲爲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永興

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爲尙書右丞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爲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脩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旣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

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爲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劾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旣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脩撰哲宗實錄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旣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

有河中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
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殷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爲新名因而
制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
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
興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
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爲中太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爲大名尹
政和中夏祭八侍祠以右神觀使兼侍讀留脩國史改保大軍節
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卽倣陝西弓箭手列募邊民習
知谿洞險易者置所司教以戰陳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
撫之遷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
五贈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
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爲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益爲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爲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早薛昌朝言不宜以不

孝之人居勸諫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蘄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脩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謫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鉤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爲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

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汝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斬之不服卽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爲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旣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遇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盡悉案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爲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爲歌詩譏訕時

事亶又言王誅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
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
不誅乎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誅而光等罰金未幾同脩起居注
改知諫院張商英爲中書檢正遣亶手帖示以子壻所爲文亶具
以白云商英爲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
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襍御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
院踰月爲御史中丞舉劾多私氣燄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
亶在翰林受廚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尙書省凡奏
鈔法當置籍錄其數目今違法不錄旣案奏乃謾以發放歷爲錄
目之籍亶以爲大臣欺罔而尙書省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
目亶遽襍它文書送省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鞠廚錢事謂亶
爲誤法官吳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

理帝曰竄自盜爲贓情輕而法重詐爲錄曰情重而法輕身爲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竄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谿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蹇周輔字備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郯爲布衣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郯旣貴達周輔始特奏名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爲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鞠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它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爲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襍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諸將以討之恩遂

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寺選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
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
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旣行遂領於度支以
集賢殿脩換爲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知
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
其立江西福建鹽法培克欺誕負公擾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
六十六周輔疆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荅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
文刻覈故老而獲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周輔方使
閩上言父子並祇命遠方家無所託斬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
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
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

起知楚州提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遷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脩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跡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尙書與安惇看詳訥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閏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